

## 劉向子部著作考述

鄧駿捷

**提 要：**劉向一生著作宏豐，兼及六藝、諸子、詩賦、數術諸略，其中影響較大的是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等子書之作。西漢末年距今垂二千載，書逢十數厄，劉向著作散佚頗多，今傳本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亦非完貌。前人時賢對劉向著作雖多有鉤沉，但鮮有全面考訂之作。今結合史籍記載、傳世作品、出土文獻以及諸家輯佚、考證的成果，對可知的劉向子部著作（包括存世、亡佚、誤題等）作一統考，以見劉向子部著述之全貌。

**關鍵詞：**劉向；子書；新序；說苑

劉向是西漢文化史上的博學大家，一生著作宏豐，兼及六藝、諸子、詩賦、數術諸略，史志多有記載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（以下簡稱《漢志》）著錄劉向之作，《六藝略》“《尚書》家類”有《五行傳記》十一卷，《諸子略》“儒家類”有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世說》、《列女傳頌圖》共六十七篇，“道家類”有《說老子》四篇，《詩賦略》有賦三十三篇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（以下簡稱《隋志》）又著錄有《劉向讖》一卷、《列士傳》二卷、《列仙傳》二卷、《世本》二卷、《七略別錄》二十卷、《劉向集》六卷。此外，題名劉向者尚有《五經通義》、《五經要義》、《孝子傳》等，後人又輯存其散篇成《周易劉氏義》、《春秋穀梁傳說》等。然而，西漢末年距今垂二千載，書逢十數厄，劉向著作散佚頗多，後世好事之徒又多偽作，以致魚龍混集。如《世說》、《說老子》等已不見隻字片言，《五行傳記》、《別錄》等只存部份佚文，今傳本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列女傳》亦非完貌，部份作品如《五經通義》、《五經要義》、《劉向讖》、《列仙傳》等又或真或偽。前人時賢對劉向著作雖多有鉤沉，但鮮有全面考訂之

1990], 435.

<sup>①</sup> 路透社电讯：“（新序）世博本多已闻，皇朝曾于图中，日校正其具象而得其效验，今之

## 一、《新序》

傳》的問題。

部著述之全貌。

作。以下结合史籍记载、傅世作品、出土文献以及专家学者、学者的成果，以见懿向子  
對可知的雕刻向子部著作（包括存世、亡佚、墨题等）作一综考，以见懿向子

16) 六月丙寅，立皇后趙氏”，結合上引《楚元王傳》之文，推斷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成書於永始元年<sup>②</sup>。不過，《漢書》僅指劉向在“趙、衛之屬起微賤，逾禮制”（師古注曰：趙皇后、昭儀、衛婕妤也。）一段時間內上奏《列女傳》及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，且亦未言趙氏立為皇后之事。因此，《新序》之作的時間，不應推翻明確的文獻記載，而另立毫無憑證的新說。

《隋志》子部儒家類著錄：“《新序》三十卷。錄一卷，劉向撰。”此與《意林》所記相同，此後舊新《唐志》亦皆著錄為“三十卷”，可見《新序》原為三十卷。今據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《新序》，可知三十卷本於北宋初太平興國時尚在，之後就散佚不全了。《崇文總目》著錄《新序》十卷，並云：“漢劉向撰，成帝時典校秘書，因採戰國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，其二十卷今亡。”後來雖經曾鞏整理校訂，不過“隋唐之世尚為全書，今可見者十篇而已”<sup>③</sup>。十篇分別是：雜事第一、雜事第二、雜事第三、雜事第四、雜事第五、刺奢第六、節士第七、義勇第八、善謀第九、善謀十。南宋時的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亦云“《新序》十卷”，今見宋、明諸本皆源自曾鞏的校本<sup>④</sup>。由於今本《新序》散失偏多，清人盧文弨《群書拾補》、嚴可均《全漢文》曾輯其佚文，得50餘條。近人趙善誥《新序疏證》、張國銓《新序校注》、趙仲邑《新序詳注》等續有新輯，其中趙輯較全，共有60條。<sup>⑤</sup>

《晉書·陸機傳》曾記陸喜云：“劉向省《新語》而作《新序》，桓譚詠《新序》而作《新論》。余不自量，感子雲之《法言》而作《言道》，睹賈子之美才而作《訪論》，觀子政《洪範》而作《古今曆》，鑒蔣子通《萬機》而作《審機》，讀《幽通》、《思玄》、《四愁》而作《娛賓》、《九思》，真所謂忍愧者也。”細揣文意，這裏的“省”應是受到啟發的意思，而非刪減、抄併。至於司馬貞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索隱》云“《新序》是

② 錢穆，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·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71），39。

③ 曾鞏，《新序目錄序》，《曾鞏集》上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176。

④ 有關《新序》的版本，詳參李致忠，《宋版書敘錄·〈新序〉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4），323-329；郝繼東，〈劉向《新序》版本述略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（2006）。

⑤ 姚娟，〈《新序》《說苑》文獻研究綜述〉，《阜陽師範學院學報》2（2008）。

劉歆所撰”，則顯係誤記。唐宋及清，劉知幾、葉大慶、黃震、沈欽韓等許多學者都指出《新序》的內容與史傳的記載有所不同，或以為《新序》係劉向據舊本訂正，而直接否認劉向撰《新序》的則是羅根澤。他據《說苑書錄》有“除去與《新序》復重者”，從而推定“《新序》亦當時已成之書。已有定名，非劉向所撰著”<sup>⑥</sup>。此說影響甚大，學者多有從之。

今傳本《新序》已非原帙，《雜事》五卷尤為混亂，但是校之相關的傳世文獻，差異文字亦多，當屬重寫劉向的結果；而且《新序》卷四有“臣向愚以《洪範》推之”，可見其中加插了不少劉向親撰的內容。另一方面，《新序》是經過劉向“以類相從”，“條別篇目”重新編排而成的，體現了劉向“以義法別擇之，使之合於六經之義”<sup>⑦</sup>的用意。至於《說苑書錄》之言，應該理解為劉向刪去《說苑》中與他之前所著《新序》相同的內容。這只能說明《新序》成書於說《說苑》之前，而不能得出《新序》於劉向以前已經成書的結論。總之，根據《新序》的撰寫方式及全書體例，將它的著作性質也定為“編撰”，應是更為合適的。

## 二、《說苑》

《說苑》的成書情況和《新序》相似，不同的是《說苑書錄》的部份內容被保存下來，其中有關於《說苑》成書的記載。《說苑書錄》云：

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書《說苑雜事》及臣向書，民間書，誣校讎。其事類眾多，章句相溷，或上下謬亂，難分別次序。除去與《新序》復重者，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，別集以為《百家》。後<sup>⑧</sup>令以類相從，一一條別篇目，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，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，號曰《新苑》，皆可觀，臣向昧死。

由此《說苑》的成書過程可謂十分清楚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：第一步是劉向取中書舊藏《說苑雜事》進行校定整理的工作；第二步是重新分類編

<sup>⑥</sup> 羅根澤，《諸子考索，“新序”“說苑”“列女傳”不作始於劉向考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8），540-542。

<sup>⑦</sup> 參詳余嘉錫，《四庫提要辨證·新序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544-554。

<sup>⑧</sup> 孫詒讓《札逐》、姚振宗《七略別錄佚文》皆指“後”當為“復”之訛，其說可從。

排，刪去與《新序》重復以及淺薄不合義理的篇章；第三步是再撰寫新事十萬言。經過劉向的整理、重編、刪改和補充，《說苑雜事》從此煥然一新，已非舊時可比，故另名為《新苑》，上奏成帝以作“諫書”之用。

在此，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，一是《說苑》的書名，二是《說苑》的成書時間。關於第一個問題，《說苑》之名，自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、《漢志》始，歷代公私目錄著作一直沿用至今，但《說苑書錄》卻作《新苑》。對此，後人有種種推測，孫詒讓《札逐》指出：“‘新事’當作‘新書’，凡向所奏書，校定可繕寫者為‘新書’。”<sup>⑨</sup>姚振宗云：“《說苑》疑《新說苑》脫‘說’字，猶重編《國語》稱《新國語》也。”<sup>⑩</sup>向宗魯則謂“《說苑》也者，《說苑新書》之簡稱也”<sup>⑪</sup>。徐復觀不同意以上的說法，他認為“以陸賈之《新語》，賈誼之《新書》，及劉氏成書在先的《新序》推之，可能劉向本命名為新苑；至班氏寫《劉向傳》時，改稱或誤稱為說苑，而新苑之名，反因之泯沒”<sup>⑫</sup>。姚氏從劉向校書義例立言，徐氏則從劉向著作命名方式推論，皆有一定道理。而班固《漢書》取《說苑》，棄《新苑》（或《新說苑》）之名，則可能是根據《七略》而來的。

關於第二個問題，宋本《說苑》前有“鴻嘉四年（前17）三月己亥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”，亦應是曾鞏整理《說苑》時遺下的。其後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皆有此說，後世學者多從之。嚴靈峰則據《意林》中“《說苑》列於《新序》之前”，提出“《說苑》不應在鴻嘉時奏上”之說。<sup>⑬</sup>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、《漢志》、舊新《唐志》等目錄著作，歷來皆先《新序》後《說苑》，這一新說僅以屬於類書的《意林》立論，並不足信。至於錢穆以為《說苑》成書於永始元年之誤，已見上文，此不贅述。

今傳本《說苑》部份篇卷前保留有若干總論性文字，明示各卷的思想立

<sup>⑨</sup> 孫詒讓，《札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），251。

<sup>⑩</sup> 劉向、劉歆撰，姚振宗輯錄，鄧駿捷校補，《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47。

<sup>⑪</sup> 向宗魯，《說苑校證·敘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1。

<sup>⑫</sup> 徐復觀，《兩漢思想史（卷三）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79），65-66。

<sup>⑬</sup> 嚴靈峰，《無求備齋學術新著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87），363。

場，大多出自劉向手筆。此外，《說苑》與傳世文獻中相關記載的文字多有不同，實源於劉向的改寫，即所謂“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”。而且，《說苑》編排有序，體現了劉向的整體治國理念。因此，《說苑》的性質不能如羅根澤《“新序”“說苑”“列女傳”不作始於劉向考》所言，把它等同於《戰國策》之類的劉向所編校的先秦典籍，而應確定屬於劉向“編撰”之作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：《說苑》二十卷，舊新《唐志》同之。二十卷本在編《崇文總目》之時，已經散佚，故《崇文總目》云“今存者五篇，餘皆亡”。其後曾鞏“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，與舊為十有八篇，正其脫謬，疑者闕之，而敘其篇目”（曾鞏《說苑目錄序》）。此處“十有三篇”、“十有八篇”，顯係誤記，當從《郡齋讀書志》所記“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，與崇文舊書五篇，合為二十篇”。曾鞏校本是今傳本《說苑》之祖，二十卷分別為：君道、臣術、建本、立節、貴德、復恩、政理、尊賢、正諫、敬慎、善說、奉使、權謀、至公、指武、談叢、雜言、辨物、修文、反質。

據《郡齋讀書志》所載，晁公武見到的《說苑》缺第二十卷（即今本《反質》），晁氏以為曾鞏是“析十九卷《修文》上下篇”。李德芻承其說，謂：“館中《說苑》二十卷，而闕《反質》一卷。曾鞏乃分《修文》為上下，以足二十卷，後高麗進一卷，遂足。”<sup>⑭</sup>今敦煌寫本有《反質》殘卷，起自“秦始皇既兼天下”一節，止於卷末，內容與今本相同，僅文字小異<sup>⑮</sup>。由此說明，今傳本《說苑》與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二十卷本大致相同。

北宋《說苑》的版本有十一行本、十八行本、二十二行本等，南宋有咸淳本（九行本），元代有大德十年（1306）雲謙刻本（十一行本）<sup>⑯</sup>、大德

<sup>⑭</sup> 陸游：《渭南文集》卷二七《跋說苑》，見《陸游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），2240。

<sup>⑮</sup> 近日學者又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《說苑·辨物》篇的殘卷，詳參王繼如，〈伯2872號考證——敦煌文獻新發現《說苑》殘卷〉，《敦煌研究》3（2007）。

<sup>⑯</sup> 近有學者指出雲謙刻本是北宋十一行本的翻刻本，詳參程翔，〈元大德七年雲謙刻本《校正劉向說苑》考略〉，《文學遺產》5（2009）。

陳仁子刻本（十行本）。明清以來版本眾多。<sup>⑯</sup>至於《說苑》的佚文，清人盧文弨《群書拾補》、嚴可均《全漢文》曾有輯本，得20餘條。近人趙善詒《說苑疏證》、向宗魯《說苑校證》、左松超《說苑集證》等續有新輯，其中左載較全，共有60餘條。<sup>⑰</sup>

### 三、《世說》

《世說》僅見於《漢志》，早佚，內容已不可知。余嘉錫曾謂“劉向《世說》雖亡，疑其體例亦如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，上述春秋，下紀秦漢。（劉）義慶即用其體，托始漢初，以與向書相續，故即用向之例，名曰《世說新書》，以別於向之《世說》。其《隋志》以下，但題《世說》，省文耳”<sup>⑱</sup>。余氏之說，合理可信。然而，清人王先謙《漢書補注》云：“《世說》不詳，本傳有《世頌》，疑即其書。”顧實承之，云：“《疾讒》、《摘要》、《救危》、《世頌》，蓋皆《世說》中篇目，即《世說》也。”<sup>⑲</sup>

向宗魯則指出：“《漢志》載子政所序有《說苑》，又有《世說》。予謂《世說》即《說苑》，原注《說苑》二字，淺人加之。”<sup>⑳</sup>其主要證據是：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五引《世說》所載湯時大旱七年故事，見諸《說苑·君道》；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一引《世本》（清人張澍、向氏皆以為是《世說》之訛）雍門伏故事，見諸《說苑·立節》。這兩個故事均不見於劉義慶的《世說新語》，很可能是劉向《世說》的遺文。<sup>㉑</sup>向氏之論可謂瑕瑜互見，他對於《世說》遺文的判定，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卻不能以此指證《說苑》即《世說》。原因有二：一是《漢志》明言《說苑》、《世說》為二

<sup>⑯</sup> 有關《說苑》的版本。詳參謝明仁，《劉向〈說苑〉研究·第一章〈說苑〉之成書·第九節〈說苑〉版本及館藏考——附日本、臺灣研究〈說苑〉之簡況》、《第十節〈說苑〉版本的補充說明》，（蘭州：蘭州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36-75。

<sup>⑰</sup> 姚娟，〈《新序》《說苑》文獻研究綜述〉，《阜陽師範學院學報》2（2008）。

<sup>⑱</sup> 余嘉錫，《四庫提要辨證·世說新語》，1015。

<sup>⑲</sup> 顧實，《漢書藝文志講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），109。

<sup>㉑</sup> 向宗魯，《說苑校證·敘例》，1。

<sup>㉒</sup> 王守亮，〈劉向《世說》考論〉，《東嶽論叢》，4（2009）。

書，劉歆、班固不應有誤。二是《說苑》與《新序》也有相近的內容，且按《漢志》的著錄順序，《世說》的成書當在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之後。因此，《世說》中有與《說苑》相近的內容，實不足為奇，所以兩書不應混為一談。

#### 四、《說老子》

《漢志·諸子略》“道家類”著錄：“劉向《說老子》四篇。”今不存，學者多認為是劉向早年之作。<sup>②</sup>《說苑·敬慎》、《反質》中有關於老子的記載，《列女傳》中有關於老萊子的記載（《賢明傳·楚老萊妻》），它們與《說老子》的關係，待考。

附：《百家》。《說苑書錄》云：“除去與《新序》復重者，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，別集以為《百家》。”姚振宗《七略別錄佚文》以為“此言別集以為‘百家’者，《漢·藝文志》小說家《百家》百三十九卷是”。此說當是。然而，亦有學者直指《百家》為劉向所撰<sup>③</sup>；不過，據《說苑書錄》所載，《百家》應是一部彙編性質的作品。另一方面，按《漢志·諸子略》的體例，九流中每家之末都著錄有“某家言”之書（或稱“雜”之書），當係劉向將校書所餘的某家材料彙編而成的；《百家》著錄於《諸子略》最末，應是劉向校定眾多子書後的殘餘材料，被勒成一書，由於雜而不純，難以歸類，故名“百家”。總之，《百家》的性質與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不同，只能說是劉向所編，非其所著也。

（鄧駿捷 澳門 澳門大學中文系）

<sup>②</sup> 徐復觀認為“係（劉）向三十歲前後所作”，見《兩漢思想史（卷三）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》，53。

<sup>③</sup> 朱一玄等，《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10。